

第二届重庆市青少年 STEAM 科创大赛

科幻文学赛

初中组一等奖作品

雅典娜

姓名：吴西淼 学校：重庆市第十一中学校 比赛编号：KH192001938

“Athena，从此以后，你就是整个人类的大脑，所有人类的智慧都将由你支配，你明白吗？你是脑机，是人类守护者，更是人类的未来！”

荧蓝的全息投影中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笑得慈和，他轻轻地伸出了布满皱纹的手，似是要抚摸什么宝贝，我一动不动地盯着他，也伸出了手，白得耀眼。正当我们两个的手将要相触时，画面中断于此。

“你又在看当年艾尔伯特博士创造出你的画面了，Athena。”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带着一个年轻男生，推开门走了进来，她的胸牌上写着“玛佩尔博士”。我关掉面前的投影，面容迅速转冷，低低地回了一句。玛佩尔并没有惊讶于我的冷淡，只说道：“最近系统是否出现运行过载的情况？距数据地球人口已突破百亿……”“你该对艾尔伯特博士的创造多些信心，当初我被创造出来的时候最大可承载量是三百亿人口，而这才三分之一。”我冷冷地打断了她，她没什么反应，甚至看都没看我一眼，侧身将一直站在她身后的男生让了出来。“这是A校刚刚毕业的艾伦·阿克曼，在计算机、数学等方面极有天赋，大学四年获得了计算机与数学的博士。接下来他将跟着我，熟悉脑机——也就是你的运作，认识一下吧。”

我看了一眼这个男生，他一下子挺直身子，伸出手来，大声道：“你好！我是艾伦！今后的日子请多指教！”如果忽略他直飙一百八的心跳，那这的确是个

冷静的孩子。我伸出手来——尽管那也只是投影的效果，我不存在实体——他还是认真地握了握，和空气。

我哂笑一声，玛佩尔又不是不知道，早在他们进来的一瞬间，我就已经将这个陌生男孩的一切就呈现在我眼前了，这并不是我突然获得，只是把“脑子”里的数据调出来，仅此而已——如果我也有脑子的话，毕竟我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大脑。

十几年前，各国政府支持并开始实施了“雅典娜计划”，而我，就是这个计划的最终产物。这是一个史诗般的计划，目的是研发出一台能将所有人类通过大脑借口连接起来的机器——脑机。脑机汇集了全人类的数据，在脑机面前，不存在任何隐瞒，人类将达到前所未有的和谐与繁盛，所以取雅典娜的智慧与雅典守护神之意，我诞生了。作为人类智慧的结晶，人类的守护神，Athena。

“不过是个毛头小子，玛佩尔，你看人的水准是又下降了吗？我想我自己选的人会更好得多。”我睨了玛佩尔一眼，说道。她依旧面色不改，地道：“你别忘了，我们随时可以将你的源数据提出来之后再编程序替换掉你，谁都知道你在想什么，想改变这个世界吗？Athena，你记好了，你始终都只是我们的工具，仅此而已。”说完，她带着一抹恶意的笑，施施然离开了。

我低下了头，总是如此。呵，我怎么能改变世界呢？我只是机器啊，不过机器也会出故障吧？要是我出了故障，也不能怪我对吧……要是某天我一不小心没有发现哪个错误的程序，或者，一个小小的病毒，也无伤大雅，不是吗？我缓缓勾起了嘴角，那个“小小的”病毒，我想，你们很快就会明白了。

“你没事吧？”一个声音响起，是艾伦，我差点忘了他。此刻他正盯着我，眼中带了些担忧。有多久没有看见这样诚挚的表情了呢？恍惚间似乎又回到了最

初睁眼的那一刹那，艾尔伯特的眼里存着光芒与发自内心的笑意……那么一瞬间，我的数据流被眼前这个男生打乱了，我突然产生了一些对人类而言的“悔意”，我觉得之前我忽略那串病毒的侵入，或许是个错误的决定。但那并不能改变什么，我告诉自己，覆水难收了。我抬起头，向这个男孩扬起了笑容。

三天后。

“Athena，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随着一声怒吼，玛佩尔的虚拟人像出现在我的眼前。她面色惨白，背后人声嘈杂，夹杂着几声尖叫。“怎么了？”我笑了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你还有脸问怎么了！现在全人类都感染上了一种病毒，在七十二小时内能将一个活生生的人变为行尸走肉，再怎么厉害的病毒也不可能传播得这么迅速且全面，那只能是你了！你想害死全人类！”说到最后，玛佩尔的声音已经成了绝望与愤怒的嘶吼，“我要关掉你！毁了你！你，不过是机器，我随时随地可以创造出其他的脑机来取代你！啊——”玛佩尔口不择言的威胁最终成了一声凄厉的惨叫，面前的人像维持着最后被她口中的“行尸走肉”所扑倒的样子，通话戛然而止。

“哈哈，明明自身难保还要威胁别人，你们人类……真是可笑啊。”我抱臂轻笑起来，望向了被巨大信息量砸的不知所措的艾伦。这几天他从未踏出过主机室的门，在我的有意隐瞒下，当然不知道外界发生的事小男孩显然是被吓坏了，咽了咽口水，把最后的希望寄托于我：“玛佩尔博士说的，不是真的，对吗？”

“……当然是真的。”看着他希冀的眼神，我顿了顿，依旧告诉了他真相。一霎那，男孩的眼里蓄满了泪水，可他强忍住了，嘴唇抿成一条直线，看着我。我也看着他。

“为什么？”沉默了半晌，艾伦突然问道。我闭上眼，自己都厌恶着这机械

的声音：“不过是因为看玛佩尔不爽……”“不！你不是那样的人！”艾伦的声音颤抖着，眼神却格外坚定。

“你又凭什么确定，我不是那样的人？”我睁开眼，面无表情地盯着他，“又或者，你从哪儿看出来我是人？”艾伦似是被哽住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还不肯放弃吗？我皱了皱眉，要把真相告诉他吗？似乎也并没有别的选择了……

“不过，你说得对，的确这不算是真正的原因。”我缓缓道，“因为我根本就没有讨厌玛佩尔一个人，整个人类都应该被毁灭！”艾伦愣住了，没有料到是这样的展开。我挥手，一大片图文泛着荧蓝的光，浮现在我们眼前。“艾伦，你清楚吧，脑机一开始被发明，是为了让人类拥有更加平等、和谐而美好的将来，这也是我的名字——雅典娜的由来。然而我只看到，人类变得越来越暴力，越来越贪婪，今朝欺凌同窗，明日威胁父母，一个个凭借着脑机带来的智慧与力量，放肆作乱……”说到这里，我低低地笑了起来，“我知道你想问什么，我作为脑机，为什么不管对吗？哈，这就是最讽刺的地方，所有的人，他们警告我，那些有权有势的人们所做的事情禁止掺和，否则就将替换掉我。作为人类的守护者，我却只能看着人类自相残杀，看着他们日益冷漠自私，看着得势者嚣张跋扈，受害者麻木不仁了，而我，竟为行暴者提供条件！这多讽刺，这多讽刺啊！”我偏了偏头，“所以说，那样的人类，和现在的行尸走肉，又有什么区别呢？我早就明白了，规则是用来束缚我的，而他们都争着为秩序的坍塌添砖加瓦呢，只是……只是如果人间早已不存在温情的话，当初又何必创造出拥有感情的我，来承受本属于人类的痛苦呢？”

“不，不！人类才不是你说的那样！”沉默了很久的艾伦大声吼道，“我从小在贫民窟长大，没有父母，左右邻居都很穷，成天受欺负，可他们都很疼爱我。

玛丽婶婶会给我缝衣服，杰克叔叔会把捡到的东西卖掉给我买糖吃。那个时候我想，我一定要有出息，为了以后能给大家争口气。我从小到大的学费，都是他们硬生生给我凑齐的，不然，我根本不可能有今天！艾伦深吸一口气，声音小了些，认真地看着我，道：“我承认，有些人的确是仗势欺人，这点从古至今都没有变，可是还是有很多良善，像一点点微光，撒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如今你不分青红皂白就剥夺了所有人生存的权利，和那群剥夺弱者权利的强者又有什么区别呢？”

我茫然地看着艾伦，如果真的像他说的那样，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是这个世界失去了光芒，还是我被蒙蔽得太深，已经不敢睁眼，故而看不见光芒？可是现在光就站在我眼前，我已经没有办法忽略了，或许，我应该信人类最后一次，即使赌上……

“艾伦，”我开口，“我从被创造以来，就一直在做错误的事，我错误地选择了不反抗，错误地选择了冷眼旁观，错误地选择了迁怒全人类，但我想，也应该做件对的事了。”艾伦瞪大了眼睛，似乎预料到了我要做什么。

“不要——”

“请务必带领全人类，走向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

我最后一次向艾伦扬起笑容，随即，我的世界黑暗了。

——Athena，自毁。人类，存活。

世界上的人们忽然清醒过来，互相疑惑地看着对方，不明白之前发生了什么。他们感觉自己好像失去了什么力量，可总也想不起来。这世上只剩下艾伦·阿克曼清楚，那台名叫 Athena 的脑机，在自毁前毁掉了世界上所有脑机存在过的证据。这算是她对人类的审判吧，那种力量太容易将人的善意侵蚀，不如永远封存。同样的，人类封存了这段历史，毕竟也没有谁能解开它背后的谜团。

于是，人类依旧面向未来。

远离我的心

姓名：钱思琪 学校：龙洲湾中学 比赛编号：KH192001339

月光洒落在我的窗前，外面的灯光昏暗不已，我书桌上的台灯翻出微弱的灯光，我坐在椅子上，身上体温逐渐变冷。门外突然传来几声凄惨的尖叫声，我从椅子上跌落在冰冷的地板，慌慌张张地跑去锁好房门。

我蜷缩在门边的角落，突然门外响起了剧烈的敲门声，吓得我从门边疯狂跑到床边的角落里。无处可躲的我只好选择打开那个冰冷的密室，寒冷的空气传来，门似乎快坚持不住了，我怀着恐惧走了进去，密室的门被我从里面关掉，我蹲在这里，听见外面的嘶吼声，可怕的他们似乎并没有走，我出不去了！心里暗念到，无助的我不得不往深处走。这个密室是母亲被病毒感染之前告诉我的，她哭泣着哀求我一定要好好活，千万别管她的死活。

记忆永远是可怕与无助的，我强行被带到这个隔离区，竟没想到，昨天居然有人偷偷使用脑机，被感染了。无数的健康者都被病毒所控制了，我最爱的故乡，为什么你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极力控制自己的情绪，希望自己身旁还有一个同伴……

泪落在脸上，我深呼吸，却听见前面有声嘶吼，我不由瞪大了眼睛，难道是母亲？

“朋友，这儿来！”

这一句话将我的思绪打断，我面前出现一个消瘦的女孩，长长的头发，长得非常好看！她拉着我的手往另一个方向走去，路上我大气不敢出，直到她停下来，

气喘吁吁地说：“快走，他们会根据气息找到我们的，把这个带好！”她拿了一个像香包的东西给我，便拉着我继续往前跑。

我好像穿过了一个光似的隧道，强烈的光使我眼睛睁不开，我看不见一切，只能被她拉着跑。

等我睁开眼后，这像是一个封闭的空间，纯白的墙壁，这更像是一个球体，中间有几台机械设备，大概是没有被病毒感染的吧？可是真的安全吗？有种不祥的感觉。一些人正在扫描检查，很多人都拿着本子和笔，走走写写，不知道是不是我想多了，总觉得哪里不正常。

“你好，我知道你是卡多布泽拉·意乐善夫人的女儿，你应该了解你母亲的情况吧？”女孩一脸期待，我望着她，又似乎想起了小学妹天真的脸庞，若有若无的画面浮来，淡淡的问：“你想知道关于母亲的什么？”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即使我如何掩饰，都再也没有用了！我亲眼看着母亲如何被感染，自己却无力阻止，当她冰冷的手触摸我时，我知道，她被感染了！父亲强行把我拖走，即使我多不情愿，只留下她——一个可怕的女人——我最爱的母亲。我被父亲带走之后，层肚子去寻找母亲，但都了无音讯，我那可爱的小学妹被感染后，也变成那冰冷无霜的人。我的亲人、朋友，我的家……全都因此走向了毁灭！

“你没事吧？”

她轻声地发出声音，刻意的关心让我从那个冰冷的回忆中回过神来，对着她抱歉地笑了笑，摇了摇头，六神无主地说：“问吧！”

她点点头，顿了顿，手搭在我的肩上，似乎想让我平静一下，安慰我：“别太难过了！我想知道如何消灭病毒，您的母亲曾研究过。”我把头转向她，疑惑地皱眉，轻微的自嘲了一下，不解的问：“我会知道？”“一定知道，我相信！”

她歪着头，对我笑，这句话仿佛在哪儿听到过，不过我实在记不起来了！

“好吧，我确实知道，我曾经偷看过母亲的科学笔记本。”我极不情愿的说，脸上大多没有任何表情。自从这次事件之后，我大多实在恐惧中度过，心里无时无刻不紧张与恐惧，从来没有尽头的安然镇定，即使是装出来的！

“其实……”

“快走，病毒体在快速扩散，而且发生了爆炸，引起了感染者的聚集，女儿，快走！”

我的话未说完便被一个强壮的男人声音打断了，他的步伐和神情有些异常，大概是被病毒体传染了！

我面前再次出现生离死别的场面，心里那股疼痛再次向我涌来，我无声的跪下，眼泪流出，耳边总是被一种声音包围：“女儿，快走，别管我”，“妈妈！”我忍不住叫出声音，泪止不住地涌出。

等再次回过神来，已经有大量感染者聚集，而她正瘫坐在一具尸体旁边，她的无助、绝望、痛苦……我都体验过，从天堂到地狱的节奏！

我把她浮起来，艰难地把她带出了这里，路上，她只说了一句话：“我明白了，我全都知道了！”

回头望了一样这个憔悴的女孩，她似乎变得更加沉默、坚强了！这样的她在之后的生活中应该会生活得更好，课时，我做不到，我无法面对新生活、新朋友、新的亲人……一切我都无法接受。

“跟我来。”

她的眼神从暗淡变回了光彩，她急匆匆地拉着我去了一个隐蔽的小道，随意按了一块砖，眼前出现一条黑洞似的隧道。我往身后看了一眼，他们已经来了，

里面有我的朋友和亲人，我不想离开，一步一步的迟疑，但她似乎察觉了我的异常，到我身后推着我快速前进，再见了，我最爱的地方和亲人，请让泪水带我离去吧！我无法原谅自己，我们的生活是亲人了朋友的姓名换来的，这样的交易，我恨，从今以后，我和她只能相依为命了，我，何时变得如此懦弱？

我踏上飞机，最后望了一眼这个危险的地区，那是我生死的地方，等到我离世，我也一定要回到这个美好的地区。至少，我这么认为。

请让我的心一直停留在这儿吧！远离这个地区，便是远离我的心，泪水是我今后的归宿！它将是我最最后的精神支柱。

改变者

姓名：王玉洁 学校：重庆市第十八中学 比赛编号：KH192001591

公元 2032 年至 2050 年，在以艾伯特博士为首的脑科学家团队和联合国计算机科学研究理事会的合作研究下，耗时 18 年之久，前后耗资近 4000 亿美元，终于在公元 2050 年 11 月，完成了这项伟大工程的技术研究——全球化脑机接口工程（详见《脑机接口中的科学与伦理》）。公元 2051 年，此工程开始面向全人类进行实施，于公元 2053 年 2 月，全世界 22 亿人（不含冬眠人）全面实现脑机接口。这是一次比数字化人口普查还要全面精准的史诗级人类工程，落实到了每一个地球人身上。人类这一物种继认知革命和工业革命后在文明发展上完成了第三次质的飞跃。自此，这个世界上不再有残疾人，人类的平均智力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开启了科学历史的新篇章。这就是伟大的超脑纪元（公元 2053 年—2059 年）。

——摘自《公元 2059 纪事》【ACR 合众国】曼努尔·希恩斯著

【ACR 合众国，上海：冬眠中心，公元 2053 年 2 月】

坎特艰难地睁开僵硬的双眼，感到一股暖流流遍全身——他的心脏又开始了跳动。

坎特·亚当，CS10178259 号冬眠者，你本阶段冬眠已结束，本次冬眠共计 33 年 7 个月 23 天 12 时。冬眠原因：胃癌 身体指标：健康

坎特眼前的全息悬浮显示屏上显示出了他的个人信息情况。虽作为第 5 任俄罗斯总统，但他的苏醒并没有引来太多媒体的关注，这让他感到奇怪。从事国际政治学的他不仅是位出色的国家领导人，也是一位极端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主义者。他带领俄罗斯人民，顶着美国与欧盟的双重压力，大力发展经济，使俄罗斯 GDP 总量一跃成为世界之最。在此基础上，为了完成他的理想，他竟拟定草案，要求所有国家向俄罗斯称臣，把人类社会无国化。当然，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但他仍不放弃，到处宣传他的思想，却始终无人理解。他渴望成为改变历史的那个人，但二十多年的付出却无回报，他已心灰意冷了。恰巧在此时，他被查出患有胃癌，便决定冬眠治疗。

“坎特·亚当先生，恭喜您在这个无与伦比的年代重获新生，您的癌症已彻底被治好。您的 AI 个人管家将会向您介绍人类近 30 年来的惊人发展，您会为您所处的时代庆幸的。”护士长前来核对信息并说道。坎特努力掰开僵硬的嘴唇道了声谢谢。坎特明显感觉到，他所在的年代，是一个空前的数字信息化年代，但这在他的意料之中。隔壁的苏醒室里传来了护士与另一名冬眠人的对话，原来还有人跟他一起苏醒。AI 告诉他世界上为数不多的 23 名冬眠人在今天相继苏醒。坎特的身体渐渐灵活起来，经过几小时的时间，坎特了解到了伟大的脑机接口工程，原来现在媒体记者已经消失了，被随处可见的智能设备取代了。唯一让他震

惊的是，脑机接口工程居然面向全人类实施。在坎特生活的那个年代，这是不可能的——人类传统的伦理观与理性思维本应很容易发现这个巨大的陷阱。难道人类已经解决了吗？与此同时，一种消失已久的热情与激昂重新在他心中点燃。

【公元 2058 年 12 月 31 日】

这是一个全球欢庆新年到来的日子。为避免时差问题，欢庆时间统一为莫斯科时间 0:00。这一天，人们回归原始生活以纪念先辈。那时的日子真是太艰苦了！知识怎么也学不完，还要考一种叫“记忆力”的能力，而现在，只要是你想知道的，计算机能为你实时提供；古人写字还要用一种叫“中性笔”的古董，对于现代人来说，只需将大脑切换到书写模式，在脑中连字成句，最终保存即可，既可以以悬浮显示屏的方式展示给他人，也可传送指定文件……最让人无法想象的是，古人的大脑竟然无法直接沟通！

【联合国计算机控制中心：莫斯科时间 23 点】

控制室里，坎特和联合国计算机理事会主席霍华德正为本次新年的欢庆程序“魔脑 5.0”做着准备，他们即将共同启动庆祝程序。“您是这世上唯一享受不到魔脑的美妙的人了。”主席透过玻璃窗凝视着外面的世界沉思着。这也是全体人类强烈要求坎特参与程序设计和发起的主要原因。“是的，主席。”坎特面不改色地走到超级计算机主屏前，悄无声息地敲动了几个按键。“来吧，到点了。”两人共同按下启动按钮。超级计算机激活了每一个超脑芯片中的“魔脑”程序。“魔脑”始于 2055 年，此功能的激活能通过刺激神经中枢，带给人们各种他们想要的感受。这本是随着脑机接口工程实现的一个新兴产业，但为维护社会治安和人类正常生活，此功能仅在新年到来后的一小时开放。因此，这一小时成了全人类一年中最幸福的时光。只是，沉醉于公元 2059 年欢庆之时的人们，浑然不知这

世界已在无声之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公元 2059 年 1 月 1 日】

北京迎来了 2059 年的第一个日出。华为和爱立信这两家有着悠久历史的老牌通讯设备公司的高级领导在故宫里举行重要会议。两家竞争了 40 多年的死对头竟然突然解除了敌对关系，甚至要合并为一体携手共进！相关发言人说：“我们对之前的目光狭隘深表歉意。我们一定会遵从坎特·亚当先生的指令，合作发展下去！”

在地球的另一端，纽约仍沉浸在深夜之中。5 个超级大国国家首脑联合国大厦进行会面，对人类目前的发展形式展开深入思考。前几日还声称要制裁韩国的伊朗总统首先提出质疑，认为人类不应该互相攻击，这样做只会拖缓人类的发展。会议最终，ACR 联合国主席竟然潸然泪下：“我为人类之前的发展方式无地自容，人类生来就应是一个整体！我们一定会遵从坎特·亚当先生的指令，合作发展下去！”

无论是穷困潦倒的贫民，还是身居高位的领袖，心中都有一条坚信不疑的纲领：我们一定会遵从坎特·亚当先生的指令，合作发展下去！

坎特独自一人待在总控制室，心中波涛汹涌。窗外的世界里，枪管被打结的枪雕塑仍在，古典的和平钟也仍在，但已是另外一个世界，一个属于他的世界。敌人不存在了，国家不存在了，人类固有的价值观都不存在了。他成功了。坎特细细回想这六年来他走过的路。他苏醒的那天，霍华德主席亲自来询问他是否与其他 22 名冬眠人一样，实现脑机接口，但他果断地拒绝了。我想为人类保留下一个自然的大脑。他当时就是这么回答的，虽然他知道脑机接口并不改变大脑生理构造。此后的岁月里，坎特一直在寻找一个漏洞。随着全信息化时代的到来，

人类由一种容易感情用事的物种变成了一切靠理智解决的理性生物。包括霍华德主席在内的一些思想活跃的人渴望丰富人类的情感，于是——“魔脑”程序诞生了。这就是坎特所一直等待的。坎特以学习新技术为由，常常来到联合国大厦。面对毫无城府的现代人，他不需要过多的伪装。坎特在一次计算机控制中心的参观中结识了霍华德主席。一次，坎特问霍华德：“一个人的力量能改写历史吗？”霍华德耸了耸肩，“也许能，也许不能。我们这些凡人，又怎么知道呢？”“那你看孔子、穆罕默德、爱因斯坦，包括艾伯特博士……”

他们改写历史了吗？”“与其说他们改变了历史，不如说是历史大势所向需要他们那样做。是历史造就了他们。”那这大概是历史赋予我的使命吧。坎特想着，沉默了。随着两人友谊的加深，坎特凭借从霍华德那学来的丰富知识编好了一套改变人类大脑思想的程序。程序的一切都是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理念服务的。就是在启动“魔脑”的那个夜晚，他背着霍华德植入了程序，通过超脑计算机又植入到了全球 22 亿个超脑芯片内，于是造就了如今的局面。从冬眠前三年到现在，这个瘦弱的男人第一次露出了笑容。“我还在为我最初的理想而奋斗着。”

【公元 2059 年，病毒事件 72 小时】

不知名的病毒突然爆发了！病毒事件第一天，全人类就像找不到妈妈的小孩，只会发出“哇呜呜”的叫声，丧失了语言和听觉能力。病毒事件第二天，瘫痪、麻痹肢体症状渐渐出现。大街上，一位母亲带着自己的乳婴，婴儿想要吃奶，一边呜呜一边比划，而母亲突然直挺挺地倒在地上，眼里满是惊恐和无助。病毒事件第三天，所有的人就像是被清空了大脑，不知道自己是谁，又来自何方；更不知道他人是谁，为已何人。人类彻底失去了意识，不过一具空壳。地球上的最强

主宰，在 72 小时内变成了 22 亿具行尸走肉！人类文明，非死即疯。

【联合国计算机控制中心，1 月 4 日】

封闭的环境里空气污浊，含着食物腐烂的气味；酒瓶和烟头撒了一地，垃圾成堆。坎特瘫倒在座椅上，布满血丝的双眼木然的盯着窗外，本来就削瘦的他更憔悴了。他抚摸着—支皮革手枪，像是在欣赏—件精美的艺术品。坎特缓缓举起手枪，顶着自己的太阳穴。3…2…1…

别这样！

坎特猛然—个震悚，但眼前的全息悬浮窗口真真切切。全人类都亡了，谁能给他发来这样的信息呢？

去外面看看吧。

街道上灯火阑珊，有几个衣衫褴褛的人在乱糟糟的大街上捡吃的，旁边的几个行人传来了几声惊喜的欢呼声，还有个五六岁大的小孩哭着喊着找妈妈……—切又恢复了原样。

“你是谁？谁在和我说话？”

我是银河系联邦的计算机观察者。

“什么是银河系联邦？这么说，你是外星人？”坎特没有想到，人类与外星人的首次接触，竟会是在这种情形下。

算是吧。早在 40 多年前，当你们致力于人工耳蜗的研究时，我就注意到你们了。脑机接口工程，是许多文明重蹈过的覆辙。银河系多个超级文明已预见自己的将来。银河系联邦，就是通过对各文明历史发展的观察，总结出最有利于文明发展的道路，往最好的方向发展。你们太渺小了，没有加入银河系联邦的权力。在我所观察的计算机领域中，还没有—个文明能把控好脑机接口这只潘多拉魔

盒。

“是你拯救了人类文明吗？”

不是拯救，这是每一个观察者的职责。

“为什么不让我走？”

根据规定，我将消除你们在计算机领域取得的一切成就，你们的生活将随之倒退了。由于人类过度依赖计算机，现在的他们太脆弱，无法重新构建起一个文明的规章制度。

带领人类是你的责任，历史赋予你的责任还未尽完，你不能走。

“可我是罪人，理应去死。”

死很容易，活着肩负责任才更艰难。你想知道自己为什么失败吗？

坎特摇摇头。

你的朋友，霍华德。

坎特再一次震惊了，从头顶到足底的震惊了。

他是个伟大的人。他没有被脑机接口工程埋没了思想。你们的科学禁锢了思想的活跃，就连你们的快乐也依赖于科学，而霍华德并没有。他是唯一一个识破你阴谋的人。病毒事件就是他为了阻止你所做的努力，只是因你的技术不精，你的程序里本身含有病毒，被霍华德激发了而已。当然，国家本是历史发展的产物，随着历史的继续发展，它极有可能消失，出现你所信仰的社会。但时机未到，在这一点上，你违背了历史的走向，是注定失败的。

“但……”

你一定想知道，他为什么要教你哪些知识吧。因为他很清楚，他阻止不了你，历史会做出他自己的选择。好了，我所能告诉你的就只有这么多了，接下来靠你

自己了。

“最后一个问题，个人的力量能改写历史吗？”

我相信是能的。你、霍华德、包括银河系联邦，不都是在为此做着努力吗？

回音

姓名：方舟 学校：重庆市第十八中学 比赛编号：KH192001773

为提高学习与工作效率，公元 2059 年，人类已实现脑机接口技术，达到生理与机器的交互联通，不仅造福了更多残障人士，人类智力也随着人工智能一同发展。某日，全球网络突然爆发不知名病毒，该病毒通过脑机接口悄悄感染人类，感染病毒者将失去意识，成为“行尸走肉”。

该神秘病毒从感染到发病需要 72 小时。24 小时内将出现听觉与语言功能丧失；48 小时内将出现肢体协调能力下降，甚至出现瘫痪、麻痹等情况；72 小时内将逐渐失去意识，出现精神混乱、记忆力衰退等症状，直到完全被病毒控制，失去意识。

祥和的城市散发着异样的气息，令人惴惴不安，空无一人的街道上只有几盏清幽的路灯。几盏路灯——不错，几盏服从于气氛的灯。雾捂住了城市的眼睛，蒙蔽了这座城市的去向。流于地基地下的线路，隐隐约约地传送着信息与电源，究竟是什么使这座城市变得莫名其妙的诡异？只是现在这个处境——也没有人在乎何处容身吧。

清晨的呼唤使人们脱离朦胧的睡意，片刻，街道上的人们都已显得行色匆匆，头也不回地朝着目标前进——更没时间听歌——在这里，没有人注意——不起眼的他、她、它，更或是他们呢？

当然，也不需要有人关注他们，毕竟这个世界上已不存在饥饿，贫穷，失业等现象，亦匮乏其需要的药方——感情。除非他不一样……

中央控制台，这是人们奔往的地方，也是那时候我所追逐的梦想。脑核逻辑信息计算库，简称脑核，早于 2048 年就被研发出来的新版政府级中央处理器，它精密到了一种无人能够破解的程度，没有任何错误的代码、细节或者被其他疏忽的地方——起码目前没有。没有被隐藏的世人们发现——堪称完美之作，由人工智能不断调试所造就的大型输入输出信息工具。而现在它也成为人们生命的源泉，就像网瘾一样，打着正义的套头的网瘾，它能根据自动感应连接每个人的大脑——每个人的大脑都有一个卡槽、一个储存器与一个传感器形成一个三角——发出电流与手臂形成一个回路，将人类想要的信息传达到全身，再将信息反馈。

传感器何物乃也？传感器可是二十一世纪人类与社会连通的主要设备，将信息传给人类的途径，除了肢体与语言外唯一的方式。它的存在使整个信息时代的通讯与传输得以无阻发展，它就是通往两种极端的路；就是走出孤寂的小径；就是音乐中的 G 大调。如果将一个城市比作人体的话，那么脑核就是大脑神经；如果将一个城市比作计算机的话，那么脑核就是无数核无数条线路的 CPU……

二十世纪末期，第一批人类以被植入传感器，在那以后，人们便拥有了传感器的基因，未被成功的人类已全部灭亡，所以现在全人类已普及这种全民化科技了，几乎不存在“失群落伍”的他她它，如果有，那也一定是被毁灭的存在。

而他，生来就没有传感器，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一个先天的残疾。这是一件多么可悲的事，对于一个本就感情消弭的世界中的他，还要剥夺他的传感器。在他眼里，这个世界的一切都不过是虚拟化的数据，一滩忙碌的泡影，一座虚妄的城。但他任无法控制去仰望那脑核，那个支撑着人们现有的“精神世界”的“大脑”。

他只能在这里徘徊、游荡，别人的成功与他无关，他只希望——他并不知道希望什么，他只是有些不甘。或许这个世界欠他一首的曲子…

在这徘徊的范围内，他能清晰地看清它（脑核）的结构，它的外部是薄薄的一层数据矩阵，流动着，科技感十分强，其实就是由脑核取达防御措施的指令，而侵犯这层防御的入侵者，则就会被理解为数据，被彻底“解释”掉，化成一组组数据，到最后成为最简单的字符串。而这些字符串，将会从逻辑运算单元输送到储存单元，如一块对入侵者这不知天高地厚的怜悯或是敬意而产生的墓地，也同样像一块豆腐撞在了混凝土上。整个过程就像在玩火一样，火焰以最包容的手段将你收纳，溶解。但谁都不能去侵犯那神圣的火焰，只能被令人压抑的火焰净化，不，不是净化，是直接灰飞烟灭，像接受太阳的制裁一样，更贴切地说是直接气化。整个防范措施围成一个圆形，一直蔓延到我们无法触及的高空，

最顶端高空是更大的数据库，是脑核的中枢神经，像一朵朵变化多端的云，可以一串数据流，这可比云数据要庞大，那里集藏着无数信息，关系着人类的发展与灭亡，所以也没有人会去想将它毁灭。除非是被这个世界排斥，流放的人，或是那些先天缺乏某种融入这个世界硬件的人，或是有感情的人。

这个中枢神经像一座堡垒。整座“堡垒”能自动接纳，组成一个新的适配器只需要 0.1ms，所以这里是没有使用痕迹的，进入内部你会被一种奇妙的引力吸上去。这时，你只需要探出你的脑，使机器接口完美与大脑相融合，就可以自动匹配。你会被分化成一组数据组放在一个容器，个体的容器，就像一个没有数据类型的变量，系统会自动为你分配到一个空间，进行信息交换，达成目的，这就是所谓的脑机结合。在这里，你能获得一切你想拥有的虚拟感受，不论是上班、学习、睡觉，都可以在这空间内实现。这里因依赖得以昌盛，而人们却似乎忘记

了外面的世界，即使是脑核，也不能完全屏蔽外面的世界，总需要面对现实，特别是为了更好地使人们被接收，系统偏向于接收数据而不是阻止数据，总会有一些外在因素影响整个人机结合，这也是这个铜墙铁壁唯一的破绽，因为它需要“交流”。

当他第一次体验时，也是怀着和大家同样的心情去尝试，可是这无情的适配器却硬是将他没有传感器这个残酷的事实揭露与众人面前。他像一只失惊的鸟儿，或是一只落魄的狗，被屏蔽了回去。在他模糊的印象中，那是有多么漫长、多么耻辱、多么深刻。人们投来的已不是目光（他们早已失去“嘲笑”这一情感），是一种不屑。

于是，每当他久久伫立，不知在想什么，也不知要干什么，就是这样望着，望着——堡垒影子逐渐模糊。

他，他只是个生来缺陷的人，但却被世界抛弃，没人知道他，没人记住他，更不需要他。现在的他，只敢在贫民窟捡垃圾，在那地狱般的地方，毕竟“人以群分，物以类聚”。他也向往着去到那里，去到那片绿洲。可是他不会去了，他知道，那个绿洲迟早会被“污染”，他也知道这个世界差一首曲子。整座城市都会像一片废墟一样，更为可笑的是在“天堂绿洲”那边的人们还并没有发现这个事实。但是，在这即将毁灭性的打击下，他却能体验到机器永远无法传递的感受，他总是能比他人多一些对生活的触动、对事物的见解、对情感的体验。他就是走在异端上的魔鬼。他痛恨这个世界，同时也热爱这个世界，对任何事情他的想法都是矛盾的。

他发现音乐似乎暂时可以消除一切烦恼，仅仅是暂时。他希望能创造一种能让他永远消除烦恼的歌曲，完成自己一直在迷茫中否认但逃脱不了的问题。他开

始谱写曲子，靠在数据垃圾上，写在远大梦中，开始创作，开始生活，一切伟大的行动和思想，都有一个微不足道的开始。起初，他只会通过自己谱写曲子来发泄情绪或者抒发激情，但是他认为这也只是短暂的，他想创造的是艺术，是魔鬼。如今，他的曲子是如此动人，令人着迷，在不断地变化这，仿佛在隐藏着掩盖着的东西，时而像在公众面前的恋人——矜持中互相挑逗；时而像沉浸在艺术内的演员——不出格的尽兴；时而像发现新大陆的冒险家——疯狂下的虚伪（哥伦布虽然发现了新大陆，但是也让美洲成为了殖民地）。望着那片未知的领域，他的心里有了些许的冲动，他面向那里久久伫立，细细打量着那“乌托邦”的每一处不足，这与他的曲子形成了十分大的冲突，他追求的完美，是要使每一处都完美。

决不允许任何杂质出现。

他的心里埋下了无畏的种子。每个音他都尽量做到天衣无缝，都是那么得饱满，浑厚，就像被生活硬从床上拖出来的前几秒。与此同时，数据也在不断地扩充，一切都是盛世，一切都将归一。

在这条路上，他经历了很多，他甚至为了那个问题，变得积极起来。他开始在那里卖唱，对着矩阵开始歌唱，即使没人听，也不是为他人而唱，当然更不可能为那热情的矩阵而唱。

每天都在这里唱，即使背景自动更换成雨天，他也无所畏。他总会莫名其妙一笑…

直到有一天，他不笑了。

他开始用眼神透露情感。可还是不会有人注意这些举措。他回到了贫民窟，倒在他的数据垃圾上，开始思考。他开始思考能，不能背弃自己的道路。

堡垒内，机器工作着，新进的人们充满着不存在的希望与热情进入这“与生

俱来”的天堂。数据仿佛也在传达自己的热情，一切都象征着未来的美好……

脑核中检查出存在病毒。

我，我是一个中上层的服务部门工作人员。但经过数据分析局的一致确定，我们服务部门将要对这件事进行调查，可能令人惊奇，但这已经成为了事实，我已经拥有了全人类的命运发言权。对于这件事，我并不是毫无头绪，更正确的来说，我似乎早就知道那个可能正确的答案——那个站在矩阵面前的他。

可能有人会问我，为什么我能发现他——因为我和他都一样，也缺少传感器。我们都有过类似的经历，类似被否认的经历。但是，我的处境要比他好一些，这也是我并没有与他接触过的原因，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我没有无法形容的情绪，我说的是针对容纳不下我的脑核。接下来，该怎么做？我不断按动着手里的u盘弹簧，心儿像他一样无处安放。

“喂。”我突然开口道，

“你想要干什么？”我追连着。

“你不想看看吗？”我戛然而止。

“同是天涯沦落人”，我一时间竟不知道我莫名其妙的目的是什么，我说了三句以上的对他毫无意义的话。

“我有着我的目的，而你却没有。我们都有缺陷，但你却过得比我好，你不觉得这个世界十分荒谬吗？”他继续驳斥道。

我表现的十分纠结，不论是我所流露出的，还有我在琢磨的。

“我给你三天时间，让病毒消失。”我突然间不假思索的说道。

他吹了一段小曲，我还在刚才的迷茫中。

“不觉得很纯吗，像一杯咖啡那样馥郁，在这馥郁的倾入后，不就是美的存

在吗？”他模糊了起来。

病毒已经爆发的 24 个小时。

但似乎并没有发生什么，毕竟还没有人脱离适配器。我透过矩阵，看着沉沦的人们。我希望能去睡一觉，可是我不能，我受惠于这个世界，他给了我异于同类的缺陷，同时又捉摸不透地给我优于同类的待遇，这可能听起来荒谬，但这并不完全不符合逻辑，“这不是我的懦弱”，我的内心自己迸发出这句话，而我现在却丝毫没有去拯救世界的动力，顺着我的身体我不知为何去倒了杯咖啡，我在感受那种馥郁，但那馥郁永远没有消失，永远停滞在我喉咙中，像我的处境，想我的纵容——馥郁之后，真的才能感受美好吗？苦涩开始弥漫。

他，他变得狂妄起来。他，也在观望里面，不同的感觉，相同的行为。他也冲了杯咖啡，对于这种只有没有融入信息社会的用品，他是不知该抱有什么情感的。每次去尝试，他他只

能尝出苦涩，但又强迫自己去认为那就是他向往的“馥郁”。今天却不一样，他真的感到了馥郁，或者说是他苦苦寻觅的味道。

反叛的曲子传遍整座城市，只有极少的的异教们和真正的魔鬼在内心与其共鸣。

没人知道，已经 48 小时过去了，迎接的只有新的一天。

我，做出了选择，我主动去找他。“你觉得你有本事将我这个障碍排除吗？”
“直接告诉你吧，我的曲子里每个音节，都有异端数据，矩阵是呈接纳状的，我的每一个‘音’都会传入里面被分解，循环随机坐标，这个矩阵就是靠这些废物数据来维持外表的，只有追求表层的人才用武器来作装饰，就这样我的数据一个个出入云端，干扰脑核。每当里面的人搜寻信息，后台在一个个浏览时，就被我

的病毒所干扰。这里的人无时无刻在交换数据，怎么可能不接收到我的病毒，就这样一点点侵蚀，看着吧，不出一天那和就会瘫痪，里面的人就会死亡，而我们就开启新的文明。”“你的初衷是什么？”我问道。他竟才发现，现在的他已经和他分道扬镳了。你所追求的高尚、美好，也不过就是满足你过盛的报复心理罢了”“你也动摇过。”“没错，我们都逃不过人类的天性，这就是事实，我也没追求过什么脱离庸俗，我同情过你，你理解到我，但现在的所作所为，就是你所谓的救赎吗。真正的救赎，并不是厮杀后的胜利，而是能在苦难之中找到生的力量和心的安宁。你可知道？”

脑核逐渐失去了原本的绚丽与光彩，一切结束的都是那么快——

祥和的城市散发着异样的气息，令人惴惴不安，空无一人的街道上只有几盏清幽的路灯。几盏路灯——不错，几盏服从于气氛的灯。雾捂住了城市的眼睛，蒙蔽了这座城市的去向。流于地基底下的线路，隐隐约约地传送着信息与电源，究竟是什么使这座城市变得莫名其妙的诡异？只是现在这个处境——也没有人在乎何处容身吧。

压倒你的不是重，而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是从内心发出无法适从的音。